

## 〔俄国〕屠格涅夫

## 木 木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僻的街上，有一所灰色的宅子，这所宅子有白色圆柱 有阁楼 还有一个歪斜的阳台 从前有一位太太住在这儿 她是一个寡妇 周围还有一大群家奴。她的儿子全在彼得堡的政府机关里服务 她的女儿都出嫁了 她很少出门，只是在家孤寂地度她那吝啬的、枯燥无味的余年。她的生活里的白天，那个没有欢乐的、阴雨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可是她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

在所有她的奴仆当中最出色的人物是那个打扫院子的人盖拉新 他身長十二维尔肖克 体格魁伟得象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 生下来聋哑。太太把他从乡下带到城里来 在村子里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头 跟他的弟兄们一块儿 在

指一层和二层当中的阁楼。

在地主家听使唤的农奴。

维尔肖克是俄国旧制长度中的寸。这是说他身長有两阿尔申（旧俄尺）；十二维尔肖克，差不多有两公尺高了。

④ 原文是：波加的尔，即俄国民间传说和史诗中的身高力大的英雄。下同。

太太的缴租农人<sup>①</sup>中间，他算是最信实可靠、能按时缴租的一个。他生就了惊人的大力气，一个人做四个人的工作，他动手做起事来非常顺利，而且在他耕地的时候，把他的大手掌按在木犁上，好象他用不着他那匹小马帮忙，一个人就切开了大地的有弹性的胸脯似的，或者在圣彼得日<sup>②</sup>里，他很勇猛地挥舞镰刀，仿佛要把一座年轻的白桦林子连根砍掉一样，或者在他轻快地、不间断地用着三阿尔申长的连枷打谷子的时候，他肩膀上椭圆形的坚硬的肌肉一起一落，就象杠杆一般——这些景象看起来都叫人高兴。他的永久的沉默使他那不倦的劳动显得庄严。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农人，要不是为了他这个残疾，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肯嫁给他。……可是盖拉新给带到莫斯科来了，人家还给他买了靴子，做了夏天穿的长裙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外套，又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把铁铲在他手里，派他当一个打扫院子的人。

起初他很不喜欢他的新生活。他自小就习惯了种田，习惯了乡村生活。他由于自己的残疾一直跟人群隔离，长大起来，又聋又哑，而且力气很大，就象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的一棵树。……他给人带进城市以后，倒不明白该怎么办了。他发闷，发呆，就好象一头很壮的小公牛在发呆那样，这头牛在那块茂密的青草长到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场上嚼草，忽然让人牵走了，放在铁路的货车上，啊，它的结实的身体一下子让煤烟和火花包围住了，一下子又是一股一股的水蒸汽淹没了它，它给拖着向前飞奔，跟着隆隆声和尖锐声飞奔，飞奔到哪儿去呢——只有上帝知道！盖拉新自来作惯了农人的苦

缴租农人，即缴纳代役租金的农奴。  
即俄历六月二十九日，新因七月十三日。

工，所以他把这个新职务需要他干的活并不当作一回事；每天只花半个钟头他的活就干完了，他便又站在院子中间，张开嘴，出神地望着所有过路的人，好象他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个可以说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或者他就突然跑到某一个角落里，把手里的扫帚和铁铲掷得远远的，自己头朝着地扑下去，在地上躺几个钟头，连动也不动一下，仿佛是一头关在笼里的野兽。可是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盖拉新后来也习惯城里的生活了。他的工作并不多，他的全部职务不过是，把院子打扫干净，每天分两次取两桶水，运柴，劈柴给厨房和整个宅子使用。白天不让生人进来，夜间小心守夜。应当说，他的确热心执行了他的职务。院子里从来不曾有过一片木屑，也没有见过一点垃圾。遇到下雨的时候，带着桶去取水的老马在路上什么地方陷在泥里走不动了，他只用肩头一推，不单是车子，连马也给推着走了。要是他动手劈柴，斧头会发出玻璃似的响声，木片、木块会四面八方飞散；至于生人呢，自从某一天晚上他捉住了两个小偷，把两个脑袋在一块儿狠狠地碰了几下（碰得那样厉害，简直用不着再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了）以后，附近这一带地方人人都非常尊敬他；即使在白天，有些过路人，他们绝不是贼，不过是陌生人罢了。看见象他这样一个可怕的打扫院子的人，他们连忙向他挥手、叫喊，就好象他能够听见他们的叫声似的。盖拉新跟这个家里的男女仆人的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他们怕他），但也不疏远，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他们用手势跟他讲话，他都明白，主人命令他做的事他全照办了，可是他

从前莫斯科人家用水都是用马拖了水桶到河里或公共喷水池那儿取来的。那时候做饭取暖都用桦木柴。

也知道他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敢在饭桌上坐他的位子。一般地说，盖拉新的性情是严厉的、一本正经的，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连公鸡也不敢在他的跟前打架，否则，它们就该倒霉了！他马上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当轮子一样在空中转它个十来回，然后朝各个方向抛出去。太太的院子里也养得有鹅；可是鹅是出名的一种尊贵的、懂道理的家禽；盖拉新尊敬它们，他照料它们，他喂它们；他自己就象是一只很神气的雄鹅。他们分派了一间厨房上面的顶楼给他；他照他自己的趣味布置了这间屋子，他用橡木板做了一张床，床脚是用四个木头墩子做的——这真是一张民间传说中大力士睡的床了：它载得起一百普特<sup>①</sup>的重量，不会塌下去；床底下放了一口坚固的木箱；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张同样牢固的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把三只脚的椅子，椅子非常结实、矮小，所以盖拉新常常把它举起来又丢下去，一边高兴地微笑。这顶楼是用挂锁锁住的，锁的形状倒象“卡拉奇”<sup>②</sup>，不过它是黑色的罢了；盖拉新总是拿这把锁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腰带上。他不喜欢别人走进他的顶楼去。

就这样过了一年，在这年的年尾盖拉新遇到了一桩小小的意外事情。

那位老太太（盖拉新就是在她的宅子里当打扫院子的人）对什么事情都遵照古法办理，她养了一大群佣人：在他的宅子里不仅有洗衣女人、缝衣女人，细木匠、男裁缝、女裁缝等等，甚至还有一个马具匠，他也兼作兽医，并且还要给佣人看病，宅子里另外有一个专给女主人看病的家医；最

<sup>①</sup> 一普特约等于三十六磅。

<sup>②</sup> 卡拉奇，圆弧形的白面包。

后还有一个鞋匠，叫作卡皮统·克里莫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克里莫夫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没有人认识到他的真正价值，他原本是一个有教养的京城<sup>①</sup>里的人，不应当连一个职业也没有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的地方住下来。要是他喝酒，他自己这样说，而且在说话的时候还时常停顿，用手打他自己的胸膛，那就是在借酒消愁。有一天太太跟她的管家<sup>②</sup>加夫利洛谈到他的事情（加夫利洛是这样一个人：单从他那对又黄又小的眼睛和他那根鸭嘴般的塌鼻子看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的人物）太太在惋惜卡皮统的堕落，他刚巧在前一个晚上还给人看见醉倒在路旁。

“啊，加夫利洛，”她突然说，“要是我们给他配个亲，你觉得怎样？也许他就会安分起来。”

“是啊，为什么不给他配个亲呢，太太，是可以的，太太，”加夫利洛答道，“这会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太太。”

“对，只是把谁配给他呢？”

“自然啦，太太。不过，随您的意思吧，太太。无论如何，他总可以有点用处，放在十个人里头挑，他总是不会落选的。”

“我看他好象喜欢塔季雅娜吧？”

加夫利洛正要回答，却又把嘴唇闭紧了。

“对……把塔季雅娜配给他吧，”太太决定说，她高兴地闻闻鼻烟，“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太太。”加夫利洛应道，就退了出来。

加夫利洛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这是耳房，屋子里差不多装满了用铁片包的箱子）先把老婆支开，然后坐在窗前，细

<sup>①</sup> 指圣彼得堡，旧俄的首都。

<sup>②</sup> 管家，这是地主家的老仆，他照料家务，并且管理全家的佣人。

细地想起来。女主人这种意料不到的命令显然使他感到为难了。他终于站了起来，叫人去找卡皮统来。卡皮统来了。……不过在我们把他们的谈话向各位读者转述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用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卡皮统要娶的那个塔季雅娜是什么人，而且为什么太太的命令叫管家感到头痛。

塔季雅娜就是上面讲过的那班洗衣女人中间的一个（不过因为她是一个能干的熟练的洗衣女人，所以她只管上等的细衣服）她是一个二十八岁光景的女人，瘦小的身材，金黄色的头发，左边脸颊上有几颗痣。俄国人认为左脸颊上的痣是凶兆——塔季雅娜不能说自己的运气好。她自小就受虐待：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从来没有受到人怜爱；她穿得很坏，而且只拿到极少的工钱；亲戚呢，她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管事<sup>①</sup>，说是不中用给开除了，丢在乡下，这个人是她的远房叔父，另外还有几个叔父、舅父，都是些农人——再也没有别的了。有一个时候她还算是个美人，可是她的漂亮很快地就过去了。她的性情极柔顺，或者更可以说是懦弱怕事；她完全不关心她自己的事情，怕别人却怕得要命；她只想到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做完她的工作，从来不跟谁谈话，只要听见人提起太太的名字就发抖，其实太太看见她也不见得会认出来。盖拉新从乡下给带进城的时候，她看见他那个庞大的身形差一点儿给吓得晕过去，她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跟他见面，碰她从宅子里出来到洗衣房去，在他跟前跑过的时候，她甚至于眯起了眼睛。盖拉新起初并不特别注意她，后来她走过他跟前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笑起来，然

后他开始出神地望着她，最后他就盯住她不肯把眼睛掉开了。他喜欢她，究竟是因为她脸上温和的表情呢，还是因为她那种畏怯的举动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了！有一回她偷偷地在院子里走过，伸开手指头小心地提着太太的一件浆过的短衫……忽然有人使劲地捉住她的胳膊肘；她回过头来，不觉尖声大叫；盖拉新就站在她后面。他傻笑，发出怜爱的叫声，送给她一只姜饼做的小公鸡，鸡的翅膀上和尾巴上都贴着金箔。她想不接受，可是他把姜饼硬塞在她的手里，摇摇头走开了，随后又回过头来，再对她发出一些非常亲密的叫声。从那天起他就不让她安静了：不管她走到哪儿，他就会跟到哪儿，去跟她见面，对她微笑，发出叫声，摇她的手，或者突然间从怀里拉出一根彩带放在她的手上，或者拿他手里的扫帚扫去她面前的尘土。这个可怜的女人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应付，怎样做才好。很快地整个宅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打扫院子的哑巴的鬼把戏了：嘲笑、打趣，挖苦，一齐落到塔季雅娜的头上。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取笑盖拉新：他不喜欢人开玩笑；所以人们当着他的面不去麻烦塔季雅娜。不管这个女子愿意不愿意，她是在他的保护下面了。他跟每个聋哑的人一样，非常机敏，只要是有人在取笑他或者她的时候，他马上就完全明白。有一回在吃中饭的时候，塔季雅娜的上司，那个管衣服女人，照一般人的说法，在挑三挑四地逗她，而且闹得很厉害，叫那个可怜的女子不知道把眼睛朝哪儿看好，差一点儿要恼得哭起来了。盖拉新突然站了起来，伸出他的大手，把它放在管衣服女人的头上，并且非常凶恶地望着她的

专管主人衣服的女佣人。

脸，吓得她把头埋在饭桌上。众人都不做声。盖拉新又拿起他的调羹继续喝他的白菜汤。“看这聋哑的魔鬼这个树妖！”众人低声喃喃说。管衣服女人站起来回到女佣人房间去了。还有一次，盖拉新看见卡皮统（就是我们刚刚讲起的那个卡皮统）跟塔季雅娜谈话谈得很亲密，他便向卡皮统招手叫他过来，把他带到马车房去，拿起一根立在墙角的车杆，捏紧它的一头，轻轻地然而很有意思地用这车杆威胁他。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一个人再跟塔季雅娜谈话。这一切并没有给盖拉新带来任何的麻烦。固然那天管衣服女人一路进女佣人房间就晕倒了，而且她用很巧妙的方法让太太在当天就知道了盖拉新的粗暴的行为；可是这位喜怒无常的老太太只是笑笑罢了，并且好几次弄得管衣服的女人非常难堪，她逼着她一再说明：例如，“他怎样用他那很重的手把你的头弯下去的”第二天她就赏了盖拉新一个银卢布。她认为她是一个忠心的、力气大的看守人，很赏识他。盖拉新倒很害怕他的女主人，可是他仍然希望着她给他恩惠，他正打算去求她答应他跟塔季雅娜结婚。他等着管家答应过他的那件新的长裙外衣，想打扮得干干净净去见太太，可是这位太太却突然想到把塔季雅娜配给卡皮统了。

读者们现在容易明白加夫利洛在跟女主人谈过话以后为什么会感到难为情了。他坐在窗前想着：“女主人不用说喜欢盖拉新，这一层加夫利洛倒是很清楚的，因此也很纵容他；”可是他究竟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东西。我可不能报告女主人说盖拉新爱上了塔季雅娜。而且这也是公平的，他究竟算是怎样的丈夫呢？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个——上帝饶恕我——树妖要是知道塔季雅娜要配给卡皮统了，他会把宅子里所有

的东西都捣毁的，一定的。你没法跟他讲道理；他这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sup>①</sup>——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对的！……”

卡皮统的出现打断了加夫利洛的思路。那个轻浮的鞋匠走了进来，把两只手搁在背后，很随便地靠在门边一个突出的墙角，右腿架在左腿的前面，摇晃着头，仿佛在说：“我在这儿。您有什么事？”

加夫利洛望着卡皮统，一面拿手指敲窗台。卡皮统不过把他那沉浊无光的眼睛稍微眯细一点，他并没有埋下它们。他居然微微地笑了起来，还伸手去抚摸他那朝四面八方竖起来的带白色的头发，仿佛又在说：“喂，是的，我，我啊。你在看什么？”

“你倒好，”加夫利洛说，他又不作声了；“你倒好，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卡皮统只是扭扭他的瘦小的肩膀。“那么，请问，你比我更好吗？”他心里想道。

“哼，你看看你自己，哼，你看看，”加夫利洛带责备地往下说，“哼，看你自己象个什么？”

卡皮统从容地仔细看他那脱了线的破礼服和打补钉的裤子，他特别注意地看他那双穿了洞的靴子，尤其是他的右脚很文雅地放在靴头上的那一只，然后他又把他的眼光停留在管家的脸上。

“先生，什么事？”

“先生，什么事？”加夫利洛跟着他说，“先生，什么事？”

加夫利洛认为自己提到魔鬼，就有罪过。

你还说：先生什么事？你简直象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你就象那个样子。”

卡皮统很快地霎着眼睛。

“你咒吧，你咒吧，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他心里想道。

“不用说，你又喝过酒了，”加夫利洛说，“你又喝过酒吗？嗯，喂，回答我。”

“我因为身体弱的关系，的确喝了含得有酒精的饮料。”卡皮统答道。

“因为身体弱的关系！……你鞭子挨得太少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还在彼得<sup>①</sup>做过学徒……你学到的真多！你就只是白吃面包不做事。”

“讲到这件事情，加夫利·安得列伊奇，我就只有一位审判官：那就是上帝，此外再没有别人的。只有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是不是真的白吃面包。至于您对我喝醉酒的看法，我觉得讲到那件事情，我也不错，倒不如说是我的一个朋友的错；他引诱我喝上了酒，我就丢开我，一个人走了；可是我……”

“你就象鹅一样地给丢在街上了。啊，你这个放荡的家伙！啊，现在的事情倒不是这个，”管家继续说下去，“却是这样的事，太太……”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太太高兴要你讨老婆。听见吗？她以为你讨了老婆就可以安分了。你明白吗？”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先生。”

“嗯，好的。照我看，还是揍你一顿好些。嗯，不过那是

指当地的首都圣彼得堡。

太太的事情。怎么样 你同意吗？”

卡皮统露出牙齿笑了笑。

“讨老婆 对男人说 是一桩很好的事 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至于我呢，在我这方面，我是非常满意的。”

“嗯 好的，”加夫利洛答道 他一面在心里暗想：“不用说 这个家伙倒讲得很对。”他接着大声说：“只是有一桩事，新娘子挑得不合适。”

“那么她是谁呢，请宽恕我多问……”

“塔季雅娜。”

“塔季雅娜？”

卡皮统睁大了眼睛，离开墙角走出来一点。

“你为什么这样吃惊 难道她不中你的意？”

“怎么不中我的意 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这个姑娘她是没有说的，是个工作勤劳、性情温和的好姑娘……可是您自己也知道，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那个树妖，那个草原的妖精看上了她，您知道……”

“我知道 伙计 我全知道。”管家烦恼地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你知道……”

“啊 上帝保佑啊 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他会杀死我的，我敢说他会，他会象打死苍蝇一样地打死我；啊，他有手，只消请您看看他的手是怎样的手啊；这简直是米宁和波查尔斯基的手。他是一个聋子，他打起人来自己却听不见！他挥舞他的大拳头，就好象他在做梦一样。简直不可能阻止他；为什么呢？因为您自己知道，加夫利洛·安得列伊

① 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市民米宁和波查尔斯基亲王，一六一二年领导俄国人民抵抗波兰军队的侵略，终于将波军逐出俄境。

奇，他是个聋子，而且他蠢得象脚后跟一样。您看，他还是一种野兽，一个邪教的偶像，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比邪教的偶像还要坏……他是一块白杨木头；为什么我现在应该受他欺负呢？我现在已经毫不在意了：我变得柔顺了，我学会忍耐了，我在自己身上涂了油，就象一个发亮的科隆纳的水罐，——可是我究竟是一个人。无论如何，我实在不是一个不值钱的水罐。”

“我知道，我知道，不要多讲下去了……”

“主 我的上帝啊！鞋匠热烈地接着说下去，末日在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啊，主啊！我是个可怜人，一个悲惨的可怜人！这是命运，我的命运啊，您想想看！在小时候我挨惯了德国师傅的打，长大了又挨同胞们的打，最后在壮年时期，您看又要弄到什么样的结果……”

“呸，你这个软弱不中用的家伙，”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说，“你为什么只顾唠唠叨叨地讲个不停，真是！”

“你讲‘为什么’吗 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我并不害怕挨打，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要是碰到一位老爷，他可以关起门打我，不过在人面前还得跟我打招呼，我究竟还算是一个人啦，可是现在我碰到的是什么人呢……”

“喂，不要讲了。”加夫利洛不耐烦的打断了他的话。

克里莫夫掉转身子，摇摇晃晃地走了。

“喂，要是他那方面没有问题，”管家还在后面大声问道，“你本人答应吗？”

“我完全同意。”卡皮统答道，就走出去了。

科隆纳城在莫斯科河岸上，属莫斯科省。

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没有失掉他的口才。

管家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

“ 好吧 现在把塔季雅娜叫来。”他最后说。

不多久，塔季雅娜就静悄悄地来了，她站在房门口。

“ 您有什么吩咐 加夫利洛 · 安得列伊奇？”她小声地说。

管家注意地望着她。

“ 喂，”他说，“塔季雅娜 你愿意嫁人吗 太太给你找到了一个新郎。”

“ 我知道 加夫利洛 · 安得列伊奇。”她又吞吞吐吐地加了一句：“她给我挑的新郎是谁呢？”

“ 卡皮统，那个鞋匠。”

“ 我知道 先生。”

“ 他是一个荒唐的人 那倒是事实。不过在这方面太太把希望放在你的身上。”

“ 我知道了 先生。”

“ 可是有一桩麻烦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聋子盖拉新爱上了你。你究竟是怎样地迷住了那头熊的？可是你知道，他要杀死你，恐怕他会的，他这样的一头熊。”

“ 他会杀死我 加夫利洛 · 安得列伊奇他一定会杀死我。”

“ 他会杀死你……哼 我们等着瞧吧。你怎么说 他会杀死你。难道他有权杀死你吗？你自己判断一下吧。”

“ 不过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权 加夫利洛 · 安得列伊奇。”

“ 你是个怎样的女人啊！我想你总没有允许过他什么吧

……”

塔季雅娜的亲密称呼。

“请问您是什么意思，先生？”

管家停了一会儿，心里想：“你真是个柔顺的女人！”

“嗯，好的，”他大声说，“我以后再跟你谈这桩事情，现在你走吧，塔纽莎；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个肯听话的女子。”

塔季雅娜掉转身子，在门柱上轻轻地靠了一下，就走出去了。

“说不定太太明天就会忘记这桩亲事，”管家想道，“为什么我这样担心呢？我们把这个坏蛋绑起来；要是他闹出什么事情，我们就报告警察……”

“乌斯季尼雅·费约多罗夫娜，”他大声唤她的妻子道，“把小茶炊①预备好，我的好女人。”

这一天塔季雅娜差不多整天没有走出洗衣房。起先她哭了一阵，随后揩干眼泪，又跟先前一样地做工作了。

卡皮统跟他的一个面貌阴沉的朋友在酒馆里一直坐到夜深，他对那个朋友详细地讲他从前跟一位老爷同住在彼得堡，那位老爷什么都比人强，只是他爱守秩序，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缺点，那是他喜欢喝酒；至于女人呢，凡是勾引女人的本领，他都有。……他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只是点头答应；可是等到后来卡皮统声明他由于某种情况必须在明天自杀的时候，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才注意到应当回去睡觉了。他们就闷声不响地分别了。

同时，管家的指望并没有成为事实。太太非常惦记卡此

俄国特有的铜制茶具，上面煮开水（作泡茶用），下面生火，中间有一根烟囱。

统的婚事，她甚至在夜里跟她的一个陪伴女人<sup>①</sup>就只谈这桩事情，这种陪伴女人是她养着专门在她夜里失眠的时候陪伴她的，她们同值夜班的车夫一样在白天睡觉。第二天早茶以后加夫利洛进去见她报告家务的时候，她的第一句问话就是：“我们那桩婚事怎样了？”他自然回答，进行得很好，卡皮统今天要来见她谢谢她的恩典。

太太身体不大好：料事事情并不久。管家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召开了一个会。这桩事的确需要特别考虑。塔季雅娜自然不会反对，可是卡皮统当着众人表示，他只有一个脑袋，并没有两个、三个……盖拉新凶恶地迅速地轮流望着每一个人，不肯离开女佣人房间的台阶，他好象已经猜到了他们正在商量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大家聚在一块儿商量，他们里面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伺候吃饭的佣人绰号“尾巴叔叔”的，大家总是带着敬意地找他出主意，虽然他老是回答他们：“有个办法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会议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为着安全起见，先把卡皮统锁在放滤水器的贮藏室里头，然后郑重地仔细考虑这桩事情。要用武力解决，自然倒很容易；可是上帝啊，这不行！要闹出事来，太太会不开心——那就该倒霉了！他们有好盖拉新很讨厌喝醉的人。……他坐在大门口，每次看见什么人喝得醉醺醺地、走路摇摇晃晃，帽檐盖在一边耳朵上面的时候，他总是生气地把头掉开。他们便决定叫塔季雅娜假装喝醉，一偏一倒地走过盖拉新的面前。那个可怜的女子好久都不肯答应，可是他们终于说服了她；而且她自己也看出来她只有用这个

<sup>①</sup> 陪伴女人是一些穷贵族女人，寄食在贵族地主家里，靠有钱人的恩惠生活。陪女主人消遣，高声念书给女主人听等都是他们的工作。

办法才可以摆脱那个爱慕她的人。她去了。他们把卡皮统从贮藏室里放了出来；因为这桩事究竟跟他有关系。盖拉新正坐在大门口的边石上，拿他的铁铲在地上戳来戳去。……每个角落后面，每一幅窗帷后面都有人在偷偷地望他……

这个诡计完全成功。他看见塔季雅娜，起先还是象往常那样地一边发出怜爱的叫声，一边对她点头；随后他就注意地望着她，丢开铁铲，跳起来，走到她跟前，把自己的脸挨近她的脸……她吓得摇晃得更厉害了，紧紧闭上了眼睛。……他捉住她的膀子，拉着她一块儿飞跑过这个大院子，一直跑进那间开会的屋子，把她推到卡皮统的身上去。塔季雅娜完全晕过去了。……盖拉新站在那儿，望着她，挥她的手，笑了笑，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他的顶楼去了。……整整一天一夜他都没有出来过。马夫安季卜卡后来对人说，他从墙板缝里看见盖拉新坐在床上，一只手贴住脸颊，时时发出轻轻的有规律的叫声，他悲声哼着，那就是说，他把身子摇来摇去，闭着眼睛，晃着脑袋，往常车夫或者拉船人唱他们那种悲歌的时候就是这样样子。当天晚上，塔季雅娜和卡皮统两个人胳膊底下挟着一只鹅一块儿到太太那儿去谢恩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结婚了。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盖拉新的举动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他空着手从河边回来：他在路上不知道怎样把水桶弄破了；夜里他在马房里拼命洗擦马身，弄得那匹马象草给风吹着似地摇摆起来，在他的铁拳下面它有点站不稳了。

这一切都是春天里发生的事情。又一年过去了，这中间卡皮统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而且干什么事都不中用了，所以他得到吩咐带着妻子坐上大车，给遣送到遥远的乡村去

了。在动身的那一天，他起初还鼓起很大的勇气，公开表示，不管他们把他遣送到哪里去，就是到乡下女人洗衬衫把捣衣杵放在天上的地主去，他也不会给毁掉的；可是后来他又颓丧起来，抱怨说他们把他送到未开化的人们中间去了，最后他萎靡到连自己的帽子也戴不上了。有个好心的人把帽子扣在他的额上，对正了帽檐，从上面敲一下，把帽子给他戴稳了。等到一切都弄好了，乡下人已经把缰绳捏在手里只等着说出“上帝保佑”就动身的时候，盖拉新从他的小屋子里出来走到塔季雅娜跟前送给她一幅红棉布头巾做纪念品这头巾还是他在一年前为她买的。塔季雅娜，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对她一生所遭遇的悲欢离合都是非常淡漠地忍受了的，可是到这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淌了眼泪，她上车的时候，还照基督徒的礼节<sup>①</sup>跟盖拉新接了三次吻。他原想把她一直送到城门口，而且起初还在她的车子旁边走了一会儿，可是走到克里米亚浅滩他忽然停了下来，挥了挥手，就顺着河边走去了。

时候快到黄昏了。他望着河水，慢慢地向前走着。他忽然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岸边淤泥里面打滚。他俯下身子看见了一条带黑点子的白毛小狗，不管它怎样努力，它始终不能够爬到水外面来，它一直在挣扎，滑跌后打湿了的瘦小身子抖得厉害。盖拉新望着这条小幸的小狗，用一只手把它抓起来，放在自己的怀里，大踏步走回家去了。他走进自己的顶楼，把救起来的小狗放在床上，用他的厚厚的绒布外衣盖住它，先跑到马房去拿了些稻草，然后到厨房去要了一小杯

轮流地在两边脸颊上接吻。